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山中客

謝光明

我家對面有座山，不高也不矮。早上推開窗，常見霧氣從山坳裡漫上來，漫得隨性，不急不躁。爬不動了，就在山腰徘徊，看得出它是熟客，對山路瞭如指掌，跟我們村裡人一樣。山腳喧囂渾濁，滿是塵泥與人聲；山頂高遠孤寂，離人世太遠。我覺得山最美的地方是山腰，不高不低，恰到好處。晨霧不請自來，逕直坐下，一坐就是一上午，離去時還總牽牽掛掛，依依不捨。

炊煙也常來做客。與霧不同，它從山下村鎮升起，帶著蔥姜蒜的濃烈，油鹽醋的煙火。淡青色的煙比霧瘦，比霧實。黃昏時分，三五十戶人家的炊煙彷彿受了山的邀約，不約而同聚在半山，若即若離，不近不遠，淡淡橫在山腰，如一條綢帶。那是贈予山的禮物。多數時候，炊煙與霧氣纏在一起，一邊人間煙火，一邊脫俗仙氣，清逸縹緲，相映成趣。

白鷺是遠客。它們成群結隊來串門，風塵僕僕的，翅膀上沾著雪白的雲。

它們腳不沾泥，只落在水裡。離開水就在霧中穿行，忽而顯出身子，忽而隱去，丟下幾聲清亮的啼鳴，灑在水面。它們或排成一字，或散成一片，一般住兩天即走，過些日子又來，是真正的串門客，留不住，趕不走。每次白鷺一來，山格外青翠生動，有了精神與靈氣。

日出日落也是山的常客。它們一來，山就輝煌了，換了

氣象。清晨太陽尚未露臉，山頂已先染紅，紅色一點一點向下移，移到一半，停在那兒。這時候山下還暗著，只有山上是明亮的，金黃金黃的，像神仙居住的地方。隨後，陽光敲打山下樹木的葉子，敲開房屋的門窗，喚醒那些貪睡的鳥兒和人們。而日落又是另一番光景，太陽沉下山後，村莊先暗下來，最後的餘暉如退潮般留在山頂，金燦燦的，照著暮歸的倦鳥與羊群。

雪算是稀客，冬天農閒時才偶爾來訪。雪先從山頂緩緩向下走，走到半途停住，進退不定。它試探著山的熱情。今日多待一會兒，明日又退上去，在山間逡巡。太陽一出，便起身告辭，走得飛快。雪線在山上起伏，忽高忽低，賭氣似的。偶爾一夜北風，雪線忽然壓下來，蓋住村莊的屋簷，覆上那些飛簷翹角。可過不了幾日，太陽一出，它又縮了回去，像一隻膽小的貓。宋之間有詩云：「明朝望鄉處，應見隴頭梅。」我這裡的「隴頭」無梅，只有那道雪線。雪線上下，兩重天地：上面瓊樓玉宇閃銀光，下面雞犬之聲相聞。

不遞帖子，也不挑時辰，來訪的客人真多。還有風，還有鳥，山上總是座無虛席。我也曾多次上山，坐在山頂的石頭上。霧從身邊過，白鷺從頭頂飛，日落照著我，我也是山的客。我在窗前看山幾十載，春看霧起霧散，夏看白鷺來往，秋看雲卷雲舒，冬看雪線升降。有一回，我順著山路往上走，走到山頂，回頭一望，山消失了。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山的妙處，古人早已體味。走進去，人便成了山的一部分。我日夜守著這扇窗，看那山中雲霧、炊煙、白鷺、雪線，熱熱鬧鬧客滿座，度過一個又一個晨昏。

蟬鳴寄流年

王竹青

結束了繁忙的工作，我和同事避開喧鬧的車流，沿著街邊小道緩步而行。落日沉向天際，暈開一片柔和的橘色霞光。晚風捲走了白晝的燥熱，攜著淡淡的草木香拂過肩頭，消解了些許疲憊。街邊的燈火次第亮起，溫柔地籠罩著街巷，平添了幾分詩意。

細碎的蟬鳴從樹梢間悠悠漫出，褪去了正午的聒噪。我們邊走邊聊，腳步從容，心緒鬆弛，靜靜享受這份下班後的閒暇時光。忽然，同事停下了腳步，指著身旁的樹幹，示意我去瞧瞧。我湊近細看，才發現樹皮上牢牢吸附著一枚蟬蛻。它隱藏在深淺交錯的樹影間，靜靜依附枝幹，單薄卻堅韌。這一具空空的殼，輕薄通透、形態完整，頭尾胸腹的紋路清晰可辨，藏著一場無聲又盛大的生命蛻變。

望著這枚蟬蛻，耳畔悠悠蟬鳴牽動思緒，溫柔的童年記憶撲面而來。那時的我們無憂無慮，終日追逐夏日晚風，與林間蟬鳴為伴。在最好奇的年紀，我們總愛循著聲音去捕枝頭的鳴蟬，捉到後便把它小心翼翼地放進小鐵籠裡，想要留住一整個夏日的熱鬧。

有一次意外捉到一隻沒脫殼的蟬，放在窗邊一夜後，早上起來發現它完成蛻變，留下一具乾淨透亮、完整無損的蟬蛻。那時我不懂生命的深意，只覺新奇歡喜；如今長大回望，才知曉這變化背後，是漫長的沉澱與蓄力。兒時總嫌蟬鳴喧鬧，打擾了午睡的安寧，可歷經歲月奔波後，反倒深深眷戀這純粹的蟬聲，因藏著年少最純粹的溫柔。

暮色漸濃，落日餘暉漫灑林間，我想起了楊萬里的那句「落日無情最有情，遍催萬樹暮蟬鳴。」從前讀來只覺清雅，如今漸懂詩中真意。落日看似匆匆西沉、帶走白晝光陰，實則斂去烈陽鋒芒，用溫柔覆裹萬物，為平凡的黃昏添韻。

蟬的一生，也藏著最動人的生命哲思。它們蟄伏地底數年，耐住黑暗孤寂，一朝破土而出，只為奔赴短短數十日的盛夏。縱使生命短暫，依舊全力鳴唱，熱烈生長。

樹影婆娑，蟬鳴悠悠，我立于溫柔暮色裡，心底澄澈安寧。成年人的生活，總被工作與瑣事裹挾，年少的純粹熱烈也漸漸丟失。好在，一枚蟬蛻、一陣暮蟬鳴響，便能輕輕撫平心底的疲憊。落日年年往復，蟬鳴歲歲如約。

時光看似無情流逝，卻始終溫柔贖贈，那童年的蟬鳴從未遠去，只是悄然從樹梢搬進了心裡。每當橘色的黃昏鋪滿天際，夏日的晚風拂過耳畔，那些純粹的歡喜便再次響像蟬一樣，破土而出，振翅而鳴。

人生的門檻

聞立

如今的城裡人都不大認得門檻了。防盜門直接落地，進出自如，乾脆利落，是不需要門檻的。

鄉間老屋都有門檻，多半是石頭做成的，也有木頭的。把青石或栗木裁成長方體，稍稍磨去稜角，橫嵌在門框下，就是門檻了。講究的人家，還在門檻上刻字雕花，討個好寓意。

我家老宅的門檻，就是石頭的。大概很有些年頭了，中間被磨得發亮，雕刻的幾處花紋，也模糊不清了。

幼時，我喜歡騎在上面玩耍，尤其是夏天，到處都是熱的，只有這方石頭透著

涼意，光著腳踩上去，週身暑氣能消了一半。妹妹也靠過去，母親看見了，總是警告：「女孩子家，不許坐門檻！」這是老規矩，據說女子坐在上面，會失了莊重。

門檻的高低，象徵著身份的尊卑。古時皇家的門檻高過膝蓋，《禮記》上說：「大夫士出入君門，由闕右，不踐闕。」不踩門檻，是敬，也是禮。尋常百姓家的門檻，則是低矮的，小兒也能邁過。但是再低，討飯的叫花子都不能邁過，只能在門外伸碗。

廟宇的門檻更不能踩。說是敬佛，但是在我看來，似乎還有一層隱喻：俗人太容易進來，香火便不珍貴了。我去過一座古寺，大殿的門檻被鐵皮包著，上面貼滿了硬幣。

問寺裡人，說是香客許願壓上去的，求個平安。我蹲下來看那些硬幣，有的已經鏽跡斑斑，有的還閃著光，不知都是誰的手，把祈願托付給了這塊木頭。

幼時有位鄰居，從部隊復員後，不會農活兒，一直賦閒，天天坐在門檻上歎息。鄉親們勸他出去闖闖，他說：「跨出這一步，難啊。」後來勸的人多了，他終於跨出去了，學了手藝，在城裡開了店，日子漸漸好起來。他回來說：「那道門檻，我看了整整兩個月，跨過去，才發

現外面天大地大。」《荀子》裡說：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。」是啊，門檻亦如高山，如深溪，只有跨過去，才能看到另一邊的光景。

父親如今七十歲了，仍然獨守著老宅，每天把門檻掃得乾乾淨淨。我勸他到城裡住，他總是搖頭：「我跨了一輩子的門檻，不想再跨新的了。」母親說他太固執，我卻理解他：那道門檻，是他的邊界。門外是奔波的半生，門裡是安寧的晚年，他不願跨出去，是知足、知止。

我十幾歲時，一味想著往外走，憧憬著跨過一道又一道的門檻，鄉下到縣城是一道，縣城到省城是一道，省城到北京又是一道，每一道都跨得氣喘吁吁。如今回頭看，覺得其實不過如此。蘇軾說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」，跨過多少門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跨過去之後，還記得自己是誰。

城裡有了房子以後，我一直在門口鞋櫃邊放著一塊木板，算是心裡的門檻。每天回家進門，我都要停下來，在木板上蹭蹭鞋底，再換下。

門外是人情世故、風雨如晦，我想在門裡安心地做回自己。這一停一換，是把一切塵囂都留在了門外。

正本清源守住底線

——評中國外交部南海聲明

陳澄明

2026年7月12日，在所謂「南海仲裁案裁決」出台十年之際，美國、菲律賓等十餘國發表所謂「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」十年聯合聲明，企圖為那張非法無效的「廢紙」招魂。

同日，中國外交部就有關國家藉機炒作該非法無效「裁決」發表鄭重聲明，以翔實的歷史經緯和堅實的國際法理依據，再次亮明中國「不接受、不承認」的堅定立場。這份聲明不僅是對主權權益的嚴正宣示，更是對地區和平穩定的負責任擔當。

其一，歷史主權不容否定，法理謬誤必須釐清。

外交部聲明開宗明義地指出，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和相關權益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確立的，早在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時期，中國人民就在南海航行並發現諸島。這一論述夯實了「自古以來」的歷史根基。從國際法角度看，聲明精準地抓住了所謂「裁決」的命門。

陸地領土問題不屬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調整範圍，而中國2006年依據公約第298條作出的排除性聲明，早已將海洋劃界爭議

排除出強制爭端解決程序。一個越權管轄、枉法裁判的臨時仲裁庭，其產物自然不過是一張非法無效的「廢紙」，嚴重衝擊了「國家同意」這一國際法基本原則。

其二，誰是和平的守護者，誰是秩序的破壞者，一目瞭然。聲明特別強調，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，從來不存在任何問題，南海是世界上 safest 的海上通道之一。

這與某些域外勢力渲染的「航行自由危機」形成鮮明對比。中國對侵權挑釁採取的維權措施，合法合理、專業克制，而真正的攪局者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勢力，它們在南海強化軍力部署、橫衝直撞、煽風點火。

這種雙重標準暴露無遺：一邊高喊「法治」，一邊卻將軍事化的脅迫性行徑強加於地區。

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角色。作為二戰期間非法侵佔中國南海島礁的戰敗國，日本本應反躬自省，如今卻以「利益攸關方」自居，公然為非法裁決張目。中方質問有力。

若按裁決標準，日本面積不足10平方公里的沖之鳥礁有何資格主張專屬經濟區？這種「說一套做一套」的虛偽，恰恰暴露了其妄圖介入南海、攪亂地區局勢、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的野心。

其三，推動「準則」磋商，彰顯對話誠意。聲明重申中國致力於與東盟國家加快「南海行為準則」磋商。這一立場表明，中

王清育捐 羅山中學校友會

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：本會王副會長清育學長先慈王衛林萬治老伯母（晉江新塘街道杏坂社區），因病醫治無效，不幸於公元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（農曆四月廿六日）逝世於家鄉，享壽八十有七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飾終令典，極盡哀榮。

王清育學長平素熱心社會公益，秉承先人庭訓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雖守制期間，猶不忘慈善公益，特獻捐菲幣拾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施純程獻捐 華峰鄉會福利

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：本鄉會施諮詢委員純程鄉賢令德配李麗玲夫人，亦即施顧問養猛賢昆玉令萱堂，痛于六月末溘然辭世。慈雲失仰，愴愴良深。寶婺星殞，悲歌似水頌女宗。瑤池遽返，默然安息留懿範。飾終令典，備盡哀榮。

施諮詢委員純程鄉賢創業有成，熱心社會公益，積極參與華社。耆番雖遭斷弦之痛，仍猶眷顧本會福利。為揚其賢妻之懿範遺德，特節糜費撥捐本會菲幣伍萬元，移充作本會福利金。似此熱心公益，無私奉獻，襄助會務，支持本會，本會特藉報端，褒其善行，揚其仁風，並致謝忱！

李永哲逝世

旅菲洋山寶塔同鄉會訊：本會李副理事長自育鄉賢令尊永哲老先生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（星期六）中午

國雖不接受非法裁決，但始終敞開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的大門。

反觀菲律賓，試圖將非法裁決作為「準則」的「不可動搖的基礎」，這無異于給磋商預設前提、製造障礙。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裁決不僅未解決問題，反而成為激化矛盾、為域外干涉提供借口的「絆腳石」。

十年過去了，非法裁決的底色早已褪去，其破壞地區穩定的負面效應卻仍在發酵。中國外交部7月12日的聲明，不僅是對主權權益的又一次正名，更是對國際法治精神的捍衛。我們敦促有關國家正視歷史、尊重事實，停止在南海問題上挑事生非。南海的和平穩定，應當由地區國家自己來維護，而不應淪為個別域外勢力謀取地緣私利的棋盤。

（本文作者為香港中評社評論員）

十一時九分，壽終於那牙市NICC HOSPITAL醫院，享壽九十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那牙市因比烈殯儀館Funeraria Imperial 107 (Penafrancia Ave. Naga City) 靈堂。擇定於七月十八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出殯，安葬於仙杜汝拗紀念墓園Sto. Nino Memorial Park, Balactas Road Naga City。

本會聞耗，經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並送花圈緻奠，以盡鄉誼。

李自育丁憂

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訊：本堂名譽顧問自育宗長令尊永哲老先生（原籍石獅市永寧鎮永寧村）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一時九分，壽終於那牙市Nice Hospital醫院，享壽九十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那牙市因比烈殯儀館（Funeraria Imperial 107, Peñafrancia Ave., Naga City）靈堂。擇訂於七月十八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出殯，安葬於仙杜汝拗紀念墓園（Sto. Niño Memorial Park, Balatas Road, Naga City）。

本堂聞耗，經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以盡宗誼。

龔長生賢昆玉丁母憂

菲律賓六桂堂宗親總會班乃分會訊：本會龔秘書長長生宗長賢昆玉令慈，龔府邱玉嬋（秀戀）老夫人（原籍石獅市永寧鎮西偏村），不幸於2026年7月12日凌晨五時仙逝於家鄉本宅，享壽六十有六高齡，現停柩設靈於家鄉引東房祖廳，寶婺星沉，軾悼同深，擇訂於2026年7月16日上午八時舉行出殯祭奠追思告別儀式，旋即出殯火化安葬於石獅永久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順便，並襄理飾終事宜。

訃告

吳施麗雲 （晉江龍湖鎮埭頭鄉） 逝世於七月十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2-ROSE GARDEN 靈堂 出殯於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	施議銓 （晉江石廈厝後新鄉） 逝世於七月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310-PRIMROSE)靈堂 出殯於七月十七日上午七時
李永哲 逝世於七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那牙市因比烈殯儀館Funeraria Imperial 107靈堂 (Penafrancia Ave. Naga City) 擇定於七月十八日(星期六)上午九時出殯	龔邱玉嬋（秀戀） （石獅市永寧鎮西偏村） 逝世於七月十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引東房祖廳 擇訂於七月十六日上午八時出殯